

## 论庐隐小说中的精神疾病隐喻

李若男, 王琳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6)

**摘要:**从庐隐的创作道路来看,她虽发表过有关革命性的题材作品,但她最关注的问题仍聚焦在男女青年的感情世界。其小说文本多以女性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感情经验为依托,采用女性视角叙写男女青年的情感,着重表现女性的生活与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她通过对小说中的新女性(文中的新女性均指受过启蒙和教育的女性)加以疾病书写,以此来隐喻出这些病态女性独特的心理、思想和欲望,从而更加细腻地展示出了五四新女性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 庐隐; 精神疾病; 隐喻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21(2019)03-0048-06

### 引言

在人类文化中,“疾病”不仅是指单纯的生理现象,在文学中还常具有比喻功能,这使得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意象赋有比疾病本身更加深刻的内涵。正如陈晓兰所说:“在文学中,疾病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一种审美手段和叙述策略。其功能依作家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sup>[1]69</sup>诚然,回顾中国历史即可发现,唐诗中的疾病主要作为一种审美手段存在,宋词中的疾病“成为了其着力表现的生之乐趣与苦恼的载体”<sup>[2]25</sup>,到了晚清以后,疾病的社会文化隐喻功能便不断增强。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疾病不仅是一种审美手段,使其作为“病美人”而成为审美对象,更是隐喻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种种危机,此外林黛玉之死还象征了封建大家庭和封建制度的即将衰落。

到了“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中国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察到中国呈现出一种“病态”特征。于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知识分子在小说创作中开始致力于展示中国的病态社会文化,致使“五四”小说中的疾病隐喻内涵比古代文学作品更加丰厚:不但隐喻了落后的社会制度,还隐喻了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而且还隐喻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困境。疾病隐喻成为“五四”时期小说的一个极其明显且重要的特征。作为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一个女性<sup>[3]228</sup>,庐隐小说中也充斥着太多的疾病书写。她将疾病作为一种特别的观察视角,通过表现病态知识女性独特的心理、思想和欲望,试图探讨“五四”时期女性的解放与出路,以及人的精神独立等问题。

但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五四”小说中疾病的大量书写与作家自身的疾病体验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这种疾病体验可分为两类:一是自己遭受疾病,二是亲朋好友遭受疾病。首先,庐隐短暂的一生都在与病魔打交道:自小体弱多病的她生性敏感且又爱哭,两岁时因生病整日大哭,险些被母亲一棒打死,在三岁

收稿日期: 2018-12-06

作者简介: 李若男(1995—),女,四川巴中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通讯作者: 王琳(1981—),女,湖南郴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时也因哭闹差点被父亲抛入大海。而在被送到女子慕贞学院后, 脚上生疮又几乎使她变成残废, 住院期间又因肺管破裂而吐起血来。因而庐隐在回想自己童年时一直怀有可笑与叹息的悲观情绪。之后, 丈夫郭梦良患肠胃病、挚友石评梅患脑膜炎相继逝世, 更是使她沉浸在悲伤的海里不能自拔, “我但愿早点死去, 我天天喝酒吸烟, 我试作慢性的自杀”<sup>[4]593</sup>, 而最终她自己也因难产去世。

庐隐作为20世纪初期女性小说写作自叙传色彩最浓的一位作家, 她在亲身体会到疾病的痛苦时, 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残酷和受到启蒙的知识分子的彷徨与焦虑, 于是以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情感体验为依托, 着重表现女性的生活与命运, 在小说中融入对新女性的疾病书写, 以此达到“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目的。

### 一、疾病书写的特点: 精神疾病的凸显

尽管“五四”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病情叙事”, 但“五四”小说家们因自身生命体验的不同, 导致其对疾病对象的选择和叙写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庐隐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依托, 将小说中的疾病形象几乎全设定为女性形象, 且她们大都身体羸弱、病魔缠身, 据统计归纳, 这些女性所患疾病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身体疾病, 二是精神疾病。其中, 身体疾病主要有心脏病(如亚侠、丽石等)、肝病(如蓝田、沁珠)、肺病(如露沙在教会学堂认识的“小朋友”)和吐血, 此外还有以挚友石评梅为原型创造出的人物(沁珠)所患的脑膜炎。虽然作者给这些病症都加以身体疾病的名称, 如心脏病、肺病、肝病等, 但小说中病妇表现出的疾病症状却与医学中所列症状有所出入。以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亚侠为例, 在她写给KY的信中, 只提到自己失眠和吐了几口血, 其他心脏病患者常有的呼吸困难、胸痛、晕厥、心悸等症状都没有发生, 而且由心脏病引起的咯血的原因仅常见于二尖瓣狭窄, 左心衰竭。再以丽石为例, 医生诊断其死于心脏病, 然而在丽石的日记中却写到“为了昨夜的悲伤和失眠,

今天觉得头痛心烦……我越回忆越心伤……抑郁而死吧!”<sup>[5]69</sup> 尽管丽石希望借疾病摆脱生的劳碌和压迫, 但是通过上述病症的叙述将不难发现, 她的病更多的是给她带来了心灵上的苦闷, 而不是肉体上的折磨, 这显然也不是心脏病的病症。这些都说明庐隐在有意消解身体疾病的病症, 可这种消解是为了什么?

回到文本可以发现, 小说中的病妇虽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身体疾病的病症, 但作者对其叙写总是匆匆而过, 转而将大量的篇幅放在对女性精神疾病的书写上, 甚至直接表达出身体疾病几乎都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观点。在《丽石的日记》中, 开篇就提到“丽石的死, 医生说是心脏病, 但我相信丽石确是死于心病, 不是死于身病。”<sup>[5]69</sup> 而丽石也认为雯薇的吐血病主要源于内心的抑郁。在《蓝田的忏悔录》中, 医生认为蓝田的病主要是由精神状况引起。直至《曼丽》, 身体疾病完全被消解, 不再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依托而出现, “可是我的病在精神方面, 身体越舒服闲暇, 我的心思越复杂, 我细想两三个月的经历, 好像毒蛇在我的心上盘咬! 到处都是伤痕。”<sup>[5]267</sup> 由此可知, 庐隐有意消解新女性的身体疾病, 是为了更好地挖掘她们的心理领域, 凸显其精神疾病, 使读者透过文本去思考并探究精神疾病的病源, 从而实现写作目的。

### 二、疾病书写的类型: 哲学病和情智激战

在医学上, 精神疾病按其严重程度分为轻型精神疾病和重型精神疾病, 轻型精神疾病主要是表现在感情障碍, 如焦虑、忧郁等, 但患者思维的认知、逻辑推理能力及其自知力都基本完好。通过阅读分析庐隐所有采用“病情叙事”的小说可知: 病妇无一例外都患有轻型精神疾病, 且这种疾病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抑郁、焦虑、精神衰弱和失眠。回到庐隐的小说, 也许是缘于她对医学的了解甚少, 但更大程度上是缘于她并不在乎疾病的症状而仅是想借疾病完成自己的写作目的, 使得作者常将几种精神疾病的症状杂糅在一起, 以致于无法具体区分

出小说中病妇究竟患的是哪种精神疾病。以亚侠为例,她既抑郁人生多罪恶,又整日焦虑该往哪条路上走,还伴随着长年的精神衰弱和严重的失眠,最终竟投湖自杀。尽管从理论上可以清楚地分辨抑郁症、焦虑症、神经衰弱以及失眠四者之间的差别,可正如亚侠从日记中透露出的病情一样,许多临床表现证明它们本身就是相互包含、互为因果的关系,亚侠的自杀是多种精神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

针对此种情况,医学界倾向于采用“以什么症状为主的精神疾病”的诊断模式。但由于本篇论文重在探讨庐隐的疾病书写所隐喻的内涵,过于细致地去分析病妇究竟患的是以什么症状为主的精神疾病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将借用小说文本中的语言,根据新女性患病的根源将其分为“哲学病”和“情智激战”两类。

首先,“哲学病”是指时时苦于探求人生究竟是什么、人生究竟怎么走等一系列形而上的问题,却又总是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时,使人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甚至是精神衰颓,以致于影响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日积月累终不幸成疾。露沙关于“人生到底作什么”的问题“越想越玄,后来弄得不得主意……半夜三更坐了起来发怔,甚至于痛哭”<sup>[5]96</sup>,“活泼泼地露沙,从此憔悴了!消沉了!对于人间时而信,时而疑,神经越加敏锐……弄的精神衰颓”<sup>[5]97</sup>。

其次,在庐隐的小说中,“情智激战”中的“情”是指异性或同性之间的一种情感需求,是源于生命本能的一种情感体验;“智”即理智,是存在于内心准则与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一种情感,是指难以跨越的传统礼教以及世人非议,两种情绪在发生冲撞且又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会使人产生抑郁、消极的情绪。女主人公们几乎都是刚从封建社会走出来、刚接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青年,她们都处于个人觉醒的时代,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展。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sup>[6]223</sup>她们

认为“人生若无感情维系,活着究有何趣”(《丽石的日记》),“人生的乐趣,就是情”(《海滨故人》)。这些女性渴望爱情,都有着一颗“经不起撩拨的心”,爱情让她们的情绪反复无常,既勇敢又怯懦,既渴望又拒绝,既多情又无情。这种矛盾心理使得“拒绝—苦闷—又拒绝—又苦闷”<sup>[7]267</sup>成为庐隐小说中爱情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表现在小说中便是知识女性内心的“情智激战”——“知与情常常起剧烈的战争!知战胜了,便要沉于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难回!情战胜了,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sup>[5]50</sup>

### 三、疾病隐喻的内涵

茅盾将庐隐称为“五四”的产儿,认为“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sup>[3]228</sup>。所以本节将结合文本,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探讨庐隐小说中疾病隐喻的深刻内涵。

#### (一) 生的苦闷与彷徨

“五四”,这场把众多知识青年从封建的氛围里掀起来的非凡运动,在为女性的觉醒提供强烈的生命激情的同时,也引发了她们的精神危机。在庐隐的小说中,几乎所有女性都不可避免地患上了“哲学病”,她们整日思考着关于人生道路等深层问题,体验着“五四”落潮后“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焦虑感。正如鲁迅所说,作为铁屋子里率先清醒起来的人,这群娜拉们“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sup>[8]12</sup>,可在这个没有窗户且又难以破毁的铁屋里,往哪里走才是出路呢?

庐隐一直将叔本华“人生一苦海也”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这一悲观主义哲学对庐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她的“女儿国”里,许多女性多因抑郁和焦虑而生病乃至死亡。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



采用书信体模式, 全文由亚侠在生病期间写给好友 KY 的十封信构成, 此小说没有其它小说般的情节, 而只是将所思所想按意识的流动随意的誊抄于纸上。在亚侠写给 KY 的第一封信中, 她开头就绝望地直呼自己的病大概是没有治好的希望了。种种色色的事情使她不得不思, 最终失眠的病也就因此而起。亚侠将自己二十多年辛苦的生活都揉进了信里, 因而每一封都有着她对自己病况和病苦的记录, 小说便是这样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

通过细读亚侠写给好友的信, 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她对于生的苦闷与彷徨。首先, 她也曾和许多“五四”新青年一样, 满怀抱负地、积极地探寻人生之路。她昼夜不停地和好友思索人生的意义, 追问人生究竟的问题, 试图做一个对社会改良、人类进步有所帮助的新女性。但是在历经种种现实后, 得到的答案却是——

“人生那里有究竟! 一切的事情, 都不过象演戏一般”——让人失望的。前方似乎已无路可走, 受过“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新青年又不甘心后退, 就是在这样进退两难的情形下, 必然会深陷苦闷、彷徨的境地。尽管她深知自己的病是由思虑过多所致, 但这些经历早已深入骨髓, 无法轻易忘记。这样无穷尽的思而不解, 正是促使病情加重的首要原因。

庐隐“女儿国”里像亚侠这样的迷途旅人多不胜数, 如《海滨故人》里的露沙、《沦落》里的松文、《前尘》里的“伊”、《曼丽》里的曼丽等, 她们不断追问“人是什么?” “人生究竟干什么?”, 却又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彷徨, 被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 日渐消沉、精神衰颓, 最终成为迷途的旅人。

## (二) 新旧爱情观冲突

正如露沙在思考人生究竟的问题时会忽然牵连到爱情, 纵观庐隐的小说即可发现, 她对人生问题的思索以及由此涉及的疾病书写都总是“披着恋爱的外衣”。但在庐隐的笔下, 由于情与智的强烈冲突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反差, 致使感情的花令她们迷恋的同时, 也令她

们逐渐了解到苦恼的意义, 最终患上“心病”、“抑郁病”等疾病。分析总结后, 可将疾病产生的根源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旧式“包办婚姻”对女性的身体与精神产生了双重戕害。“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推崇个性解放、追求婚姻自主成为当时新青年挣脱封建牢笼并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而旧式包办婚姻却使得正常的两情相悦得不到认可和尊重, 不断戕害着女性的身体与精神健康, 最终成为她们患病乃至死亡的根源。于是, 作者庐隐肩负起作家的责任, 试图采用疾病叙事对这一真相进行揭露, 对传统礼教和制度进行抨击。在其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中, 便无情地控诉了旧式包办婚姻的罪恶, 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彼此深爱却又无法结合, 最终先后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故事的女主人公沁芳时隔多年再次与欲爱不能的昔日恋人见面后, 便咯血不止。在临终前, 她给心爱的人写到“我不幸! 生命和爱情, 被金钱强买去! 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 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sup>[5]</sup>短短的几句话, 却将婚姻不自由的苦痛强有力地展现了出来, 不禁让人心头为之震颤。

第二, 当女性刚从包办婚姻的牢笼挣脱出来后, 满怀热情地追求恋爱自由之时, 却又不幸地踏上了男性打造的荆棘路。在《或人的悲哀》中, 亚侠搬去日本原是为了安心养病, 却不曾想在认识了孙成和继梓后, 病情反倒加重。亚侠觉得此时的她是被钓的鱼, 他们是抢着钓她的渔夫, 两个男性之间的互相猜测和倾轧, 使她在感叹人间虚伪得可怕之时, 甚至还产生了求死的念头。与亚侠的哀叹相比, 露沙对男性交友时显示出来的虚伪揭露得更加直接: “现在的社交, 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 那招牌实在是堂皇的很, 等你真真和他讨论学问时, 他便再进一层, 和你讨论人生问题, 从人生问题里便渲染上许多愤慨悲抑的感情话, 打动了你, 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简

直是作戏。”<sup>[5]101</sup>而蓝田恰是男性这种交友圈套的牺牲品之一，在发现被何仁欺骗以后，她终于感悟到“金钱和虚荣本来最足以使得青年倾倒”，她的心整个被他们摧碎，甚至于觉得自己“大限将临了”。然而男性给女性带来的伤害远不止于此，他们“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sup>[5]221</sup>“这种男子对于爱更难靠得住，他们是骑着马找马的。如果找到了比原来的那人好，他就不妨拼命的追逐。如果实在追逐不到时，他们竟可以厚着脸皮仍旧回到他妻子的面前去。”<sup>[4]275</sup>自由恋爱是女性摆脱封建束缚首要追求的目标，当她们为此奋斗而遍体鳞伤之时，却逐渐发现那些围绕在她们身边甚至是她们自己选择的男子，没有洗除身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这对于新女性而言是足以让人绝望和患疾的。

如若说以上男性的行为是加重女性病情的外因，那么女性自身情智冲突所造成的抑郁则是内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生活于“五四”时期，这是一个半旧半新的时代，是一个蜕变的时代，正如苏雪林所说“蜕变的时代总是痛苦的，诞生于这蜕变阶段的中国人，生来也要比以前以后时代的人，多受痛苦。他们因亲身经历旧制度的迫害之故，憎恨之念较为坚强；但他们以熏陶旧文化空气较久之故，立身行事，却也自有准绳，不像后来那些自命新时代的青年，任意所之，毫无检束，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那个蜕变时代的人不免都带着悲剧性”<sup>[9]22</sup>庐隐以好友石评梅为原型创作的《象牙戒指》即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新思潮和新时代为女性提供了恋爱自由的空间，她们可以自由选择心爱之人。可与此同时，在这个半新半旧的社会，她们又会陷入同样的两难境地：即她们所倾慕的对象，要么已有家室，要么已有婚约，她们追求的恋爱自由将会使其他无辜女性受到伤害。《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也深陷同样的尴尬处境，她与家中已有妻子的梓青相恋，却又不忍梓青包办婚姻的妻子被离弃。这实际上是新女性在自身

觉醒后产生的一种人性自觉，是对那些没有能力逃脱封建牢笼的旧式女性的一种悲悯情怀，这让女性在情智无法兼容的爱情中苦苦挣扎，最终带来无法言表的精神伤害。

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冲突中，面对力量强大的封建礼教和制度，新女性们在对彼此的同情中转而寻求纯粹的精神之恋——同性恋。露沙想要在“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sup>[5]104</sup>丽石因沉青对她表同情，于是她俩渐渐从朋友的相惜演变成了同性间的爱恋。但是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悲伤的，露沙与朋友们逐一分离各奔东西，沉青也因家人的安排而嫁给表兄，“同性的爱恋，终久不会被社会的人认可”<sup>[5]68</sup>。至此，觉醒的新女性们在异性和同性那里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精神安慰，因而追求纯粹的精神恋爱这条路在那个蜕变的时代行不通。

第三，女性们在取得恋爱自由的胜利后，却发现新式婚姻的背后仍旧是苦的多乐的少。

“人生的大问题结婚算是解决了，但人决不是如此单纯，除了这个大问题，更有其他的大问题呢！……其实料理家务，也是一件事，且是结婚后的女子唯一的责任”<sup>[5]199</sup>，在庐隐的笔下，婚姻只不过是女性自动踏入的另一个牢笼。雯薇在婚后患了抑郁，婚后生活远没有她们理想中的那么美好，反而觉得自己被家庭、孩子束缚得更透不过气。这都根源于所谓的新式自主婚姻并没有改变旧式婚姻的实质，女性也并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她们仍旧处于依附男性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尽管努力宣传着妇女解放、人性解放，但男权社会这一本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女性此时还不具备走出夫家或父家后取得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她们感叹“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到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

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 人生还有什么趣味?”<sup>[5]209</sup>

诚然, 正如鲁迅所认识到的那样——一方面人们需要在现实中获取知识以实现变革, 但另一方面纯粹的精神性变革难以承受依然如故的社会现实。<sup>[10]</sup>对于这些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女性而言, 正是个性解放思潮与顽固的封建礼教的猛烈夹击, 以及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绝望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她们是亦新亦旧的“‘五四’时代儿”, 她们的疾病隐喻了旧式包办婚姻对个人情欲的残忍压制, 与父权制社会的抗争道阻且长, 同时也隐喻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鲁迅先生也曾提及“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大抵是热烈的, 然而悲凉的, 即使寻到一点光明, 径一周三, 却是分明看见了周围的无际涯的黑暗。”<sup>[11]30</sup>

#### 四、结语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 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 ……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 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 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 而不是社会的失衡。”<sup>[12]34</sup> 庐隐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只有向那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上努力, 然后我们妇女才有真正解放的时候, 社会才是好现象”<sup>[4]24</sup>。

尽管庐隐一直在“向那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上努力”, 但她的“发展”随着她的逝世而“停滞”, 她也未能在小说中对传统加以彻底解构, 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包括庐隐自身也都未寻找到出路, 但值得肯定的是, 庐隐对于女性自我情感和欲望的披露是前所未有的, 其文本中的同性恋更是对父权制性压抑的一种变态的反抗。

并且, 她选择把在历史话语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作为书写对象, 将疾病作为她的一个特殊观察视角, 透过病态妇女形象将笔直指当时的病态社会, 借疾病隐喻出女性个体与社会的失调和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从而揭露导致新女性患病的根源——觉醒了的女性在现实中受到残酷社会的压迫以及自身半新半旧的束缚。这正是庐隐选择疾病书写的意义所在。

#### 参考文献:

- [1] 陈晓兰. 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阐释 [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69.
- [2] 谭光辉. 症状的症状: 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25.
- [3] 茅盾. 庐隐论 [M]// 肖凤. 庐隐评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228.
- [4] 庐隐. 庐隐选集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5] 庐隐. 庐隐经典 [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 [6] 郁达夫. 导言 [M]// 赵家璧. 中国新文学大系.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5.
- [7] 刘思谦.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34.
- [8] 鲁迅. 鲁迅杂文选 [M].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1988:12.
- [9] 苏雪林. 棘心 [M]// 苏雪林文集 (第1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22.
- [10] 赵丽瑾. 庐隐: “五四”道德变革的现代前行与传统复归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38(4):52-56.
- [11] 鲁迅. 导言 [M]// 赵家璧.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1936:30.
- [12]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50.

(下转第72页)

## A Review of Frequency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ZHAI Kang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Fujian 3503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31 papers of CSSCI and SSCI, the paper reviews the frequency effect on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acquisition frequency, acquisition influence, influencing factor, practice mode, and lexical chunk acquisition. The results shows that frequency effect is testified, but specific frequency varies greatly; influences of frequency effect on different vocabulary knowledge are clarified, but they fail to find out its micro-variation pattern; more researches focus on factors related to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but few influences of vocabulary itself and learners; many researches studies frequency effect of incidental acquisition from reading, whereas few studies research frequency effect in direct vocabulary learning, translation and speaking; researchers have started to study frequency effect in lexical chunks acquisition, while many problems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vocabulary teaching; frequency effect

(责任编辑: 张沛)

(上接第 53 页)

## Metaphor of Mental Illness in Lu Yin's Novels

LI Ruonan, WANG Li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Judging from LU Yin's writing road, although she has published works on revolutionary social themes, her most concerned issues are still focused on the emotional world of young men and women. Through the texts of her novel,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Lu Yin relies on women's ow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describes the emotions of young men and women from female perspectives, and emphasizes women's life and destiny. More importantly,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new women (new women in the paper refer to women who have been enlightened and educated) and their disease, she reveals the particular psychology, thoughts and desires of these sick women metaphorically, thus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the new women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a more subtle way.

**Key words:** LU Yin; mental illness; metaphor

(责任编辑: 张沛)